

白永瑞老師演講：

漢城大學畢業生，72 年進入大學，對於台灣大學有親切感，因為都是在日據時代所建立的，有很多共同點，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東亞的觀念。這不只是感情上的問題，漢城大學與台大都培養了很多的菁英份子，所以很榮幸來到台大。

提問階段：

石老師：與交通大學討論冷戰的關係時，有人認為東亞沒有進入後冷戰，如果是如此，因為後冷戰時期美國的駐軍、軍事的購買等，其實很多冷戰時的情形如今都還存在，那麼我們怎麼能夠說冷戰進入了後冷戰？差別是在於東亞從沒有到有，還是真的冷戰進入了後冷戰？

白老師：首先可以回答的就是東亞冷戰構圖是否結束？我認為還沒有。我特別再次強調，即使其他地區已經進入後冷戰時期，我們在東亞這個地區我們還沒有看到。另外就是是否冷戰之後才出現這個東亞的觀念的問題，我在我的文中使用東亞概念的時候，我的基本預設是即使冷戰時期就有了東亞的觀念。我提出的東亞概念與西方、尤其政治學家的東亞概念是不同的，我們看到一些台灣學者在三零、四零年代提出的東亞概念跟我是可以互相照映的。我曾經編輯過一本書，有關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東亞地區的人對於東亞的觀感，這論點證明了東亞的觀念在當時已經出現過了，但是在冷戰時消沈了，冷戰後這個觀念重新提出並且被重視，所以我們應該用一兩百年的這個觀念的脈絡來理解可能會更容易理解。我兩千年的時候也出過自己的論文集，書名叫做回歸東亞，也點到了這樣的觀念，提出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天下觀中脫離出來，透過東亞各國連帶觀念來看東亞的觀念可能是比較適合的。

銘傳大學廣電系老師提問：過去在日本唸書，日本曾經在戰爭時期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觀念，我們現在的解讀把他當成侵略的觀念。那麼白老師現在提出東亞的觀念，亞洲跟其他地域有什麼樣的不同？那麼白老師提出的東亞觀念跟大東亞共榮圈有什麼不同？

白老師：這個問題是我每次講東亞的時候都要回答的問題，但也是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每個人都會把我的東亞概念跟大東亞共榮圈聯繫在一起，但是剛剛教授有也提到大東亞共榮圈的觀念已經受到污染，而從學術的意義改變為政治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的學術圈以前有很長時間（四五年以後到七零年代晚期）沒有提到這個觀念的原因。那到了一九八五年之後，日本的學者少數也開始使用東亞概念，他們使用這個概念不是因為其他原因，而是因為韓國學者正在討論東亞的問題，韓國學者可以談出自己的看法，這個問題在中國也是在大約九零年代以後開始討論。那麼東亞概念與世界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我們提東亞而不提亞洲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我提出這個東亞概念的時候最主要的思考就是要調解國民國家中心的思考，對單一的民族主義的影響的減少。如果我們要討論改變國民國家中心的思考模式，最主要的思考就是以個人為中心與世界國民聯繫的思考，這種連帶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與伊拉克關係時很多人民反戰，這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我提出這個東亞概念與其他連結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最主要的著眼點就是現實，我身為韓國的知識分子最主要考慮就是我跟其他人連結的時候就是這個方向下人們的歷史、地域的觀念更能緊密的連結，這是我主要的思考。那我們就把這個東亞的觀念應用在經濟的方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出東亞各國合作的發展，文化方面台灣也很大程度受到韓流的戲劇的

影響；現在政治的合作還沒有到我們的理想，但是我們可以以六方會談去思考不同國家之間如何聯合解決一些問題。最後我們可以考慮的就是歷史的脈絡，我的論文中也討論到了歷史的演變，東亞其實是一個大家相互依存的歷史脈絡中的環境，因此這樣我提到了東亞是希望可以提出一個有效聯繫地域人民的框架。也許還會有人提出以下問題，那我順便回答，關於東亞地區的範圍的定義的問題，東亞概念我包含了東北亞與東南亞，這不是地域上固定的概念，而是歷史概念中我們所看到的現象的範圍，我在韓國講課的時候學生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中、日、韓三國，所以我會提醒他們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東北亞的問題，一定要包含東南亞，東亞三國的概念最大的盲點就是他以國家為概念，中國以 PRC 為主，韓國以南韓為主，還有日本；如果我們只看這三個國家，就沒有辦法照顧到其他國家的問題，如果我們要回頭看東亞首腦會談的時候，美國也曾經要求一定要有印度和紐西蘭，所以這樣的概念可能是可以有變動的，相對上不是那麼固定的一個概念。

同學發問：按照我對題目與內容的解讀，篇名來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某些程度上的衰落帶來了契機，所以我們要超越帝國是因為他本身出現了衰落契機，那麼之後帝國有可沒有可能起來，我們還要小心帝國可能再起。東亞共同體以教授的觀念到底是什麼？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為中心如何發展出共同體的概念，如何由下而上產生區域主義共同體？這個問題也導致帝國是否轉化成以個人的形態來轉變成為另一種帝國？因為教授已經提出了三種帝國，那麼東亞共同體有沒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帝國的新型態？如果有可能的話那我們到底是否真的超越了帝國？如果我們要帝國衰落的時候才能超越帝國，那麼是否我們再超越東亞共同體的時候會有困難？

白老師回答：我對於這兩個問題很有興趣，問題很好，不過這個問題提出的時候可能對於我的基本思考有誤解所以我要澄清。首先，我提出要超越帝國的時候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思考來超越，我在日本跟日本學者討論東亞問題的時候他們常常會提出一種憂慮，我們在討論超越帝國的時候論點往往會被單一國家收編而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意見。我的觀點是我們個人超越一個制度也不是完善的解決問題，我們可以在制度內與制度外來超越這樣的問題，例如我可以在韓國盧總統討論這樣問題的時候參與這樣的組織來討論，當然我參與某種政府的運作的話先要考慮政府的理念，例如是否民主政府；我身為一個個人兼具各種不同的身分，我並不強調從個人出發，我們不只是個人，而也是各種制度裡面的身分的整合。剛才我們同學提到最主要的核心問題是東亞的共同體會不會成為帝國的另一個形式，這個問題我也在其他意見中看到，東亞共同體如果成立了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壓迫非洲等國家的富國的協會？這樣的共同體形成之後我們要做什麼？現在很多國家會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這種協定是否會成為具有排他性的富國協議，這樣的話當然不會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的論文中所說的共同體。所以我想提出的就是，文章中也提到的日本四零年代的學者的說法，藉由這種共同體的提出，我們不是要強調國家之間的聯合或者是強化政治關係的聯繫，而是希望各個社會中個人與市民社會的成熟，希望達到減少政府部門的壓迫，並且希望藉由這樣的共同體減少國家之間的壓迫，這就是我想要的共同體的概念。

同學提問：您在分析的時候還是以國家為單位，例如中華底下的日本、朝鮮；您分析東亞三個勢力的時候還是以國家為單位，是否您認為帝國是超國家的制度？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您的論述中提到這個帝國安排下產生很多不愉快的歷史經驗，如果這樣的歷史經驗成爲一種載體，那麼我們如果要通亞盟國跟隨他的經驗的時候，那麼您分析當中的個體都是不愉快的歷史經驗的承載的個體，所以您提出了很多冷戰時對於民族國家喜歡回到過去以階層秩序來行爲，還是要以主權國家來行爲。...您所提的東亞共同體如果是一種機制那麼我們要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

簡化後的問題：這三個帝國在您的分析當中不是一個真正的分析的單元，這樣的帝國似乎是一種負面的歷史經驗，如果這樣作爲載體，那麼如果都是負面的歷史記憶，那麼走向東亞共同體是有可能的嗎？

白老師回答：可能因爲我的論述包含了國家的體系，所以可能會讓你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只要和日本的學者提出個人、民間單位爲個體提出的時候可能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我們一開始建築的是東亞國際的秩序，所以我們一開始不能夠直接跳脫到 **nation** 來討論當時的 **state**，但是這種論點在本文中也談到，二十世紀末開始各種交流方面我們可以討論到各個集團的貢獻和影響，如果我們把討論論點侷限在現代國家開始運作之前，那麼我們討論的單位除了 **state** 之外只能討論商人，其他就很難找到國際間運作的單位的對象。